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第四卷】 主编·吕晴飞

此卷於其跡古矣
若蔚以是中人
陽冬通光賡得之
持以相示為題

數語已志七月
神上旅人十校

中國婦女出版社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主编·吕晴飞
【第四卷】柳宗元（下）



中国妇女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卷 柳宗元散文鉴赏 (下)

送灊序·····	(241)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244)
愚溪诗序·····	(247)
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	(251)
序饮·····	(254)
序棋·····	(258)
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	(262)
送徐从事北游序·····	(267)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270)
送贾山人南游序·····	(273)
送文郁师序·····	(277)
送玄举归幽泉寺序·····	(279)
四门助教厅壁记·····	(282)
馆驿使壁记·····	(287)
岭南节度飨军堂记·····	(291)
兴州江运记·····	(298)
全义县复北门记·····	(305)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	(308)
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	(314)

目 录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317)
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322)
零陵三亭记	(326)
零陵郡复乳穴记	(332)
道州毁鼻亭神记	(335)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339)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342)
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	(346)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350)
永州铁炉步志	(353)
游黄溪记	(356)
始得西山宴游记	(360)
钴鉷潭记	(364)
钴鉷潭西小丘记	(366)
小石潭记	(370)
袁家渴记	(375)
石渠记	(378)
石涧记	(380)
小石城山记	(383)
柳州东亭记	(386)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389)
寄许京兆孟容书	(394)
与萧翰林倓书	(401)
与顾十郎书	(405)
与韩愈论史官书	(409)
答刘禹锡天论书	(413)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418)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424)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	(429)
与友人论为文书	(434)
答贡士沈起书	(437)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440)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444)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451)
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	(454)
大钱	(456)
命官	(460)
具敖	(463)

【送澥序】

柳宗元

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数十岁乃一人。永贞年，吾与族兄登并为礼部属。吾黜，而季父公绰更为刑部郎，则加稠焉。又观宗中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数，仁义固其素也。意者其复兴乎？

自吾为僇人，居南乡，后之颖然出者，吾不见之也。其在道路幸而过余者，独得澥。澥质厚不谄，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后可以有受，择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积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广而后可以有蔽，择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圣人之道，辅以孝悌，复向时之美，吾于澥焉是望。汝往哉！见诸宗人，为我谢而勉焉。无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终老于夷矣！

241

柳澥（音谢 xiè）是柳宗元的同族中人，辈份不明，

但从此文的内容、语气看，他年少于作者，叙次也下于作者无疑。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说：“子厚宗谊最重，此文尤集中表露其敬宗收族思想。”这话大抵是不错的。作者的这种思想，在注重宗法制的封建社会里，并非少见，更不奇怪。章先生并引储同人语评此文云，“情致缠绵，入理深至，千劫不腐之作”；又说：“从来柳文流传最广者，此序大抵占取其一，选家虽至苛刻，亦往往不遗是文，以文之确能沁人心脾故。”这话也并非溢美。

这篇短文共分两段。第一段概述柳氏宗族由兴而衰，再由衰而复兴有望的历史与现状。第二段与文题相扣，写作者在永州遇澥，尔后送澥并对其寄予厚望的心境。

柳氏族宗，唐高宗（公元650—683年在位）时期，在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尚书省同时供职的有二十二人之多。例如，作者的从曾祖父柳爽（音试shì），在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任同平章事，是事实上的宰相，职位之高可想而知。后来，柳爽遭到武则天的嫌恶，贬为爱州刺史，不久被杀害。从此一蹶不振，即使在武氏败迹之后，柳氏宗族也未能中兴，充任尚书吏的，间隔了几十年才有一人而已。顺宗永贞年间（公元805年），作者与族兄柳登同为礼部属员（前者为礼部员外郎，后者为膳部郎中）。后来，作者由于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为永州司马时，其叔父柳公绰以吏部员外郎充任西川武元衡判官，又更任为吏部郎中。作者认为，从永贞年间开始柳氏宗族在朝廷的任职者才逐渐增多。不仅如此，作者还欣喜地看到，柳氏族中从事文章经国之业者，竟有十数人之多。这是第一段的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本段最后一句

“意者其复兴乎”，作者从上文官职“加稠”的事实推测，这大概是柳氏家族复兴的征兆吧？这一句既表现了作者的确是“宗谊最重”的，同时，也为领起后文设下了伏笔。

在第二段里，作者运用欲扬先抑的手法，自述从他成为被贬之人，谪居南乡永州以后，未再见到族人中有出类拔萃、脱颖而出的。然后笔锋一转，引出本文所序赠的对象——柳澥。紧接着一连用了两个比喻。其一用来形容、赞扬柳澥“质厚不谄，敦朴有裕”的品格，说他如同一件有用的器物，有必要做到容积大大的，尔后才可以多多地受纳，但是并非任意受纳，仅仅纳其所当纳者而已。其二说他的文章、学问如同一堵墙壁那样，有必要把基础打得深广，尔后才可赖以蔽护；尽管如此，这堵墙并非随处开门，任意放出，仅仅放其所当放出者——用以形容他的“好慕甚正”的文风，言外之意是他决不轻率下笔著文，只是在必须写的时候才写。接下去，是对柳澥的劝勉之词，希望他能够勤学、力行圣人之道，并且孝敬父母、友悌兄弟，以求复兴柳氏家族往昔的美誉。然后以“汝往矣”三个字，集中凝练地表达了作者的依依惜别之情。行文至此，作者意犹未尽，又殷殷嘱托柳澥今后倘能见到柳氏宗人，为其代致歉意并且加以慰勉。文章写到这里，就此打住，决不显秃。然而作者并未止笔，再次谆谆告诫柳澥，要他不要像太山山麓那样，静止不动，不得登升，而应像川江那样，奔流向前，永不止息。这里，作者又打了两个比喻。最后两句——我今送你远别，而我却将终老于这块异乡之地了——流露出作者的满腔悲凉孤寂之情。章士钊认为，文末这两句话，乃是“循名核实之

言，不含一分怵意”，恐怕未必尽然，否则，作者溢于言表的悲凉情愫就不好理解了。

纵观全文，特别是第二段文字，的确有“情致绵绵，入理深至”之妙。文中连用四个比喻，既确当又新鲜，作者对于族人的殷殷厚望之情，流于笔端，溢于言表，读者读之，的确会收到沁人心脾的功效。

(李世凯)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柳宗元

零陵城南，环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会，则泓然为池，湾然为溪。其上多枫楠竹箭、哀鸣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腾波之鱼，韬涵太虚，澹滟里间，诚游观之佳丽者已。

崔公既来，其政宽以肆，其风和以廉，既乐其人，又乐其身。于暮之春，征贤合姻，登舟于兹水之津。连山倒垂，万象在下，浮空泛景，荡若无外。横碧落以中贯，陵太虚而径度。羽觞飞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颐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将暮，则于向之物者可谓无负矣。

昔之人知乐之不可常，会之不可必也，当欢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锡，而席之贤者，率皆左官蒙泽，方将脱鳞介，生羽翮，夫岂越超湘中为顛顛客耶？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而悼兹会不可再也，故为文志之。

据考证，此文写于元和三年（808年）。这年春天，崔敏（即文中的崔使君）由御史中丞任上调来永州，担任刺史。这篇序文就是记叙作者陪同崔敏在南池一次饮宴的景况的。

全文可分三段。第一段描绘游宴地址——南池的地理环境及其旖旎风光，为此文的铺垫部分。第二段紧扣文题，状写这次饮宴的盛况，为此文的骨干部分。第三段抒发由游宴所生出的感叹，为此文的总扣题之笔。

第一段包含两个层次。一层意思是交代南池的地理位置及其成因。它位于零陵城南，四周环山，山麓林木绵延。山谷之间有水聚集，它的深广之处便形成了南池，弯曲下流者便成为一条小溪。另一层意思，描摹池上风光：池的四周丛生着枫树、楠树以及形似箭杆的幼竹，竹木之上，鸟儿在鸣啭哀啼。池中则生长着鸡头米（“芡”）、小荷（“芰”）、芙蓉（“蒲蕖”），以及腾波游动的鱼儿，仿佛天空也隐涵其中，连乡里的屋宇也映照在内，并且随着池波荡漾而摇曳。作者在此段最末赞叹道：这里当真是游览观光的美妙去处啊！

第二段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简要评价崔敏的政

绩,说他来到永州之后,政宽人和,廉洁风清,肯于与民同乐。这个层次用墨极为经济,紧紧围绕政绩行文,不事铺张枝蔓。第二个层次,接触“游宴”本题。先是把这次游宴的时间——春末的一天,地点——“兹水”即南池之畔,参加人员——当地贤者及其眷属,交代清楚。尔后转入第二个层次,集中笔墨描写池面的倒影风光。作者站在“兹水之津”,向池面放眼望去,只见池水清沏如镜,群山倒映其间,万象齐集其下,碧空与周遭景致,都同池波共沈浮,大地上的一切仿佛都凝聚于此,概莫能外。此时作者似有飘然若仙之感,他想象着中贯于池水的太空,仿佛可以径直登临而上。第三个层次,描叙这次饮宴的盛况:酒杯在与会贤者们的手里传递如飞,丝竹齐奏,高亢而悠扬;大家有的忘情歌唱,有的婆娑起舞,有的捧面笑观,有的直视端坐……不知不觉之间,夜幕即将降临。这次饮宴可谓赏心悦目,当真无负于眼前的良辰美景。

在前两段文字里,作者运用了写作游记的手法,绘声绘色,状物写景莫不维妙维肖,尤其是关于池波倒影的描绘,更是形象清丽,令人叫绝。作者善于把写游记的笔墨恰当地引入序文之中,这可以说是柳宗元序文的一个显明特色。

第三段集中述怀。作者先是引述古人知道欢会不能常有的道理,因而有人便当欢不欢甚至由欢转悲。然后表述他对这次饮宴游乐的看法。作者认为,崔敏来到永州治理政事,必定有番作为,人民宜于安居乐业,领受实惠;况且这次与会的贤者们,虽然贬谪永州但已蒙受赦恩(指元和三年正月,宪宗因群臣为其上奉尊号而颁降大赦之

命)，不久即将摆脱束缚，可望荣升，怎会滞留永州而为郁郁不得行志的“顛顛客”呢？言外之意，诸位贤者当欢则欢，不必郁郁寡欢，更不宜由欢转悲。这既是作者对于贤者们的直接宽慰之词，也是间接对于崔使君的颂扬之笔。最后笔锋陡转：只有作者自己则将衰颓终老于湘中之地，常与这里的山山水水同伴共生，才应惜念这次欢会的不可再得，所以才把它用文字记叙下来，永志不忘。这既是与文题总扣之笔，也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凄然心境。章士钊先生给此文下了四个字的评语：“乐景哀情”，颇有见地。

关于此文，茅鹿门认为：“文潇洒跌宕，惜也篇末犹多抑郁之思”。作者的“抑郁之思”决非无病呻吟。当初，包括柳宗元在内的“八司马”之谪，即有“后遇恩赦，永不量移（指被贬谪远方的人臣，遇赦酌情移近安置）”之命，所以他只能终生谪居永州，“恒得与是山水为伍”。作者面对这般不公正的待遇，怎能不愤懑，怎能不悲从中生呢？因而此文应视作作者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李世凯）

【愚溪诗序】

柳宗元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

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犹断断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

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此篇是作者为自己吟诵的《八愚诗》所作的序文，可惜诗作已佚，现仅存此序。文章当作于贬官永州期间，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愚溪的地形位置以及它的名字之由来。前者的笔墨十分简约，十三字，仅只说有条小溪位于灌水（在今湖南境内，为潇水支流）北面，向东流入潇水（位于道县北，因源出于潇山而得名）。后者首先引述了两种传说。一种说，这条小溪由于冉姓人家曾居于此，故名“冉溪”；一种说，由于它具有染东西的功能，故名“染溪”。然后笔锋一转，正面叙述作者所以命名它为愚溪的道理。由于他因愚而获罪，因罪而遭贬，因贬而爱此溪，又因爱此溪而择其风景绝佳处筑室居之。进而联想到古代有个“愚公谷”，如今作者居家于此溪之上，而当地土居对于它的名字则莫衷一是，作者才不得已而为之，索性更名为“愚溪”。此段文字乃扣题之笔，所以作者才不吝笔墨，详加叙述。“愚公谷”，在今山东省临淄县境。汉代刘向《说苑·政理》：“齐桓公出猎，入山谷中，见一老翁，问曰：‘是为何谷？’对曰：‘愚公之谷。’桓公问其故，曰：‘以臣名之。’”古有“愚谷”，今有“愚溪”，均以人愚而得名。一谷一溪，一古一今，皆以愚名，遥相对应——作者以此申明自己以愚命溪并非杜撰。所以此笔

绝非赘文闲墨，更非故作高深掉书袋；惟因有了这一笔才使文章显得跌宕有致，耐人玩味。“断断（音银 yín）：争辩不休的样子。

第二部分，紧承上段“愚溪”二字描绘开去，引出了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以及愚亭、愚岛，合于“八愚”之数，正与诗题相扣。八愚之外，另有一愚，即作者自己是也。前八愚并非真愚，皆由作者之故才蒙受了“愚”的耻辱。此段最后一句与前段中的“余以愚触罪”云云相衔接相呼应，可谓环环紧扣，联系密切。

第三部分忽起一大跌宕。先是设问自答，说明“水”（自然包括溪水）虽为智者所喜爱，但却可以“辱而愚之”的原因：适（正好）类（相似）于余（我）。“坻”：水中高地。这里，作者把溪之愚与余之愚相比，以为二者互为伯仲，因而把前文中溪以己而受愚辱的结论推翻。这是这一部分中的第一处跌宕之笔。然后，作者又把己之愚与两位古人之愚相比，得出的结论是己之愚是真愚，古人之愚乃假愚。但是天下人都不能给这条愚溪另外再起名字，就是由于它的名字乃是“余”这个货真价实的愚人所起的缘故。这是又一层跌宕，即为方才对于愚溪的那些非议微词作了翻案文章。这里的层层跌宕之笔，表面看去，仿佛是作者故意而为之的曲笔、俏笔，实际是他遭受贬谪以后矛盾、痛苦心理的自然表露。这从此文的最后一部分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段中的“宁武子”句，源出于《论语·公冶长》：“宁武子，邦有道则智（聪明），邦无道则愚（装糊涂）。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颜子”即颜回，典出《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

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发挥，阐发），回也不愚。”“睿”，乃通达之意。

第四部分，是此文的主旨所在。作者把溪之愚与己之愚再次相比，以为两者虽然同愚，但却并非全然无补于世。溪水清澈，可以照见天下万物，其金石般的流水声可以使人乐而忘返。“余”虽不见容于时俗，却也颇以舞弄文墨而自我慰藉，因为这些文字能够洗涤天下万物，包罗各种世态而无所避讳。最后两句作结文字，再次同文题相扣合。从文中的“茫然”“昏然”以及“寂寥而莫我知”等词语看，作者内心深处蕴藏着极为深刻的痛苦。他的高洁志行不为当道所容，同作者眼前这条小溪的美景未被世人赏识，是同样地不公道的。因而，作者只能寄情于“超鸿蒙”“混希夷”了。“鸿蒙”，同“鸿蒙”，指自然界的宏大之气。“希夷”，《道德经》：“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此处大意是指追求一种虚寂浑沌的状态和形神俱忘的境界。这里，作者的抑郁不平之情，借助此文曲折淋漓地表现出来了。

（李世凯）

251

〔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

柳宗元

余既谪永州，以法华浮图之西临陂池丘

陵，大江连山，其高可以上，其远可以望，遂伐木为亭，以临风雨，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滴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

昔赵孟至于郑，赋七子以观郑志，克己其慕赵者欤？卜子夏为《诗序》，使后世知风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欤？诚使斯文也而传于世，庶乎其近于古矣。

此文共分两段。第一段叙述西亭夜饮赋诗作序的缘起，第二段抒发由赋诗作序所引出的联想与希求前者偏重于记事，后者偏重于述怀，二者以赋诗与作序为其联系纽带。

记事部分先从西亭交待起，描述西亭的地理位置和观景功用。西亭，位于湖南永州（今永州市）法华寺塔西。此地位处丘陵，临水面山，既可登高，又能望远。因而作者在谪居永州之后，便选择此处修筑了西亭，以便朝夕登临赏玩风雨之景，观察万物萌发之象，领受天地间那洁白清鲜的初始之气。这里虽属记事，但也可以见出作者的志趣与追求来。孟轲在《孟子·公孙丑上》曾说他“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正义）养而无害（不加伤害），则塞（充满）于天地之间”，又说这种气乃“集义（儒家所推崇的道理、正理）所生”，必须“配义与道”，否则，“行有不谦（快乐）于心”，即做了有愧于心的事，那么，这种气就要“馁也”，